

男子遭“雷击”身亡 火化时突然爆炸

说起“婚丧嫁娶”那可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都会遇到的大事情,每逢这个时候,办事的家庭都会找个能说会道、办事妥当的老人牵头操办,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要想找个“总管”。家住内蒙古宁城县的王殿阁就是这么一位经常帮人张罗红白喜事的大能人。2005年的一天,王殿阁又被村里的一户人家请去张罗丧事,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样一场普通的葬礼上,却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意外。

“炸雷”劈死热心人

2005年6月20日,内蒙古宁城县阴云密布、大雨将至。当地小榆村的一户人家此时人声嘈杂,大伙都在为刚刚去世的一位亲人操办丧事。为感谢几天来乡亲们的帮忙,总管王殿阁跑前跑后殷勤地招呼着客人们。

就在这时,突然“哗啦”一声巨响,房顶上冒出一大股白烟,似乎打了个炸雷,大伙都吓了一跳。紧接着,村民们看见王殿阁倒在血泊中,“半个脑袋都没了,血溅得到处都是……”

按照当时在场村民的说法,一声炸雷之后,王殿阁竟然被当场劈死在屋中。可是,一个好端端的大活人,怎么会平白

无故的就突然被炸雷劈死了呢?当地警方接到报案后火速赶到了现场。

调查发现,死者王殿阁除头部严重损伤外,身体其他部位并没有任何伤痕。而且当时现场还有十几个帮忙的亲戚朋友,大家都向警方证明:“王殿阁的确是被炸雷炸死的,事发当天正下着大雨。”在王殿阁意外死亡的房间中,警察还发现房顶上有一个被击穿的窟窿。一切迹象仿佛都表明这的确是一场雷击造成的意外。

王殿阁的突然死亡让很多人议论纷纷:一定是王殿阁生前做了什么缺德的坏事,所以才会遭雷劈。这些流言飞语就像一把把尖刀插在王殿阁家人的心上。他们只能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警方的调查上。

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了解到王殿阁在当地的人缘非常好,乡亲们谁家有什么大事小事都会请他去帮忙。在多数村民眼里,王殿阁是个非常能干非常热心的好人。多方调查之后,警方最终认定王殿阁的死因是:雷击意外致死。

尸体突然爆炸

面对警方的调查结果,王殿阁的家人感到万分悲痛。可是,人死不能复生,悲痛之余王家人决定将王殿阁的遗体送到

当地火葬场火化。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王殿阁的遗体被送入火化炉不久,烈火熊熊的火化炉中却突然传出“轰”的一声巨响。

火化炉中传出的巨响把正在工作的火化工吓了一跳,难道是火化过程中有什么东西发生爆炸了?火化工连忙把死者的骨灰从炉子中搬出来,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是,在王殿阁的骨灰当中,竟然出现了一个被烧得通红的金属碎块。火化工首先排除了火化炉发生爆炸的可能,“炉子里不可能有这东西,肯定是尸体里的。”

一般来说,遗体火化后,火化工还要对骨灰进行进一步的冷却和筛选,将骨灰中一些无法火化的金属残留物品挑选出来,比如手表、皮鞋钢板以及手术移植的医疗器械等等。可是,这块长约10厘米,直径3厘米,并且两端大小不等的桶装金属物品,怎么看都不像以往火化中可能出现的那些金属异物。

王殿阁的死因原本就已经很离奇了,现在遗体又在火化炉中突然爆炸,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宁城县的大街小巷。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王殿阁的家人再次找到了当地警方。

听到这个消息,警方也十分吃惊。他们立马赶到宁城县

火葬场对当时焚烧尸体的火化炉进行了仔细检查。根据火化工的描述,尸体火化前,他们曾仔细检查过火化炉,并未发现任何特殊物品。而且,爆炸发生时火化炉的出灰门被猛地掀起,这个铁门非常沉重,普通的气流根本不可能把它掀动。

要说这件事可真是太奇怪了,警方在对火化炉反复检查以后,根本找不出任何与这块离奇金属有关的线索。难道,这个奇特的金属物是死者家属放在王殿阁尸体上的?经过对王殿阁家属和火化工的进一步询问,王家人表示对此一无所知。火葬场的员工也证明,火化前,他们在死者身体上没有发现任何与这个金属物相似的东西。

回想当初王殿阁发生意外时,虽然尸体并没有进行尸检,也没有出现因雷击致死而皮肤烧焦的现象。但是,警方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爆炸的物品,再加上房顶上被击穿的破洞,以及现场10多个目击证人的证词,所以,大家最终认定王殿阁的死亡原因是:雷击致死。难道,王殿阁的死另有原因?

在对那块奇特的金属碎块反复研究中,警方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在这块金属的中间部位,刻有几个阿拉伯数字,仿佛是一种什么特殊的编码。

而且,在这块金属裂开的部位还能看到螺纹状的线条。

通过对这块金属物品的分析检测,警方推断这块金属物品很有可能是某种军事用炮弹的一部分。可是,如果说这是一枚炮弹的话,它又怎么会跑到王殿阁的体内呢?

令人咋舌的真相

警方立刻将这块金属物品送到上级部门的弹道分析室,根据鉴定,这就是一枚炮弹,而且是一枚防雷用的炮弹。防雷弹又称防雷增雨弹,在每枚防雷弹内都有一定数量的碘化银,当炮弹被打到云层后碘化银就会自动燃烧播散开来。由于碘化银具有能够和气体、液体等快速结合的化学特性,从而也就快速在云层中形成了大量的水滴或者微小的冰粒落下地面,这样就可以有效预防冰雹对农作物造成的危害。

据警方介绍,因当地大量种植烟叶,为了保护农作物,这里每年夏天都会发射防雷炮弹。王殿阁出事当天,当地气象部门恰好发射了这种防雷炮弹。然而,让王殿阁的家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样一颗防雷炮弹到底是怎么进入王殿阁的体内的呢?这枚防雷炮弹的出现和王殿阁的意外死亡又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由于防雷弹在发射后没有爆炸,由高空掉下来后,恰巧穿破屋顶砸进了王殿阁的体内,从而造成了王殿阁的意外死亡。而当这枚没有爆炸的防雷弹和死者一起被火化时,由于高温发生了爆炸,引发了一系列的离奇事件。为了对在防雷作业中发生的这场不幸事故负责,宁城县气象部门核实情况后及时对王殿阁的家人按照相关法规做出了补偿。

没有想到,一枚没有爆炸的防雷弹竟然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和这么多离奇的意外事件。一时间,在宁城当地闹得沸沸扬扬的王殿阁雷击死亡、火化炉内离奇爆炸事件终于水落石出。按照相关规定,当地气象部门给予了王殿阁家属8万多元的经济补偿。不过,像这种防雷弹造成人员意外死亡的事件其实是非常偶然的。

根据防雷弹生产厂家提供的国家对这类产品的规定,每千枚防雷弹中允许出现3/1000的故障率。现在,为了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新型的防雷弹已经大批量投入使用,这种新型防雷弹发射后一旦出现哑弹的情况,会自动弹开自身的降落伞,缓慢降落到地面,从而也将最小限度地避免这种意外情况的发生。

据《楚天金报》

4刑警涉嫌逼供致死案调查8年未果

一起警察涉嫌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案,历时8年,检察机关多次调查,未有结果;8年间,先后有来自黑龙江主要领导和检察系统多级领导的批示,但案件依旧尘封。结果,一位新任检察长一个月侦查完结,最终将4名涉案警察推上审判席。

11月25日,4名涉案警察当庭全部翻供。案件愈发显得扑朔迷离。

她等这一天,已8年了。

11月24日,在黑龙江省庆安县同乐乡同乐村,84岁的苑桂芝,坐在家里的土炕上,多年哭泣双目几近失明的她,终于有机会看到儿子李福祥的死,即将有一个说法。

当日,绥化市庆安县法院,涉嫌在8年前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的该县公安局4名警察,以故意伤害罪,在这里被起诉。

“嫌疑人”死在刑警队

李福祥死时正值壮年,他戴着双铐双镣,死在公安局。

此案公诉方庆安县检察院查明,2000年3月17日,李福祥因被怀疑抢劫,被绥化市公安局(现为北林区公安局)刑拘。其间,他供述曾在庆安县实施过抢劫杀人行为。但此后,李福祥的口供多次变化,绥化市公安局久审不下。

5月25日下午,受刑警大队一中队队长朱松岩的指派,警察崔海龙、吕洪军,将李福祥押解回刑警一中队119办公室。

晚8时30分左右,朱松岩和刑警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朱春东、警察崔海龙、范志国和吕洪军共5人,开始审讯李福祥,由范志国记录。当晚,崔海龙、范志国负责看管李福祥,他们分别在119室的上、下铺床上睡觉。

第二天早上6时许,二人发现,李福祥死了。

检察院首次调查

发现李福祥死后,时任庆安县公安局局长杨树喜、副局长于

文卓,向庆安县检察院报案。

2000年5月26日,庆安县检察院主管副检察长张广信,决定受理调查,并由法纪局工作人员分别询问涉案人员朱松岩等5人。

检察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办案人员介绍,首次调查,几名涉案警察承认,李福祥是被手铐脚镣控制,站立着接受审讯,不承认殴打李福祥。

6月16日,哈医大法医教研室出具病理检验报告书,诊断为:病毒性心肌炎,此病变可能导致急性心力衰竭致死。10天后,绥化市检察院下发法医鉴定书:李福祥系病毒性心肌炎导致急性心力衰竭而死亡。

死因鉴定不同

正当这起案件即将走向终结时,李福祥的妹夫李树峰从外地打工回来了。他怀疑李福祥可能不是正常死亡,随后向庆安县检察院提出申诉,并要求到省级鉴定机构重新鉴定。

8月11日,绥化市检察院委托黑龙江省检察院技术处,对李福祥的死因及死亡时间进行鉴定。8月14日,庆安县检察院又对5名警察进行了第二次调查,“交代事实与第一次基本一致。”

一天后,黑龙江省检察院鉴定结论出来:李福祥系慢性病毒性心肌炎,由于特殊体质诱发致使心力衰竭,心源性猝死死亡,死亡时间为餐后3小时左右。

办案人介绍,省院的鉴定有“特殊体质诱发”结论,“如果能一鼓作气查下去,案子或许早就真相大白”。

但是,由于当时庆安县检察院检察长李云涛贪污被抓,案子就此搁下。

家属接到“不立案通知”

事实上,这件案子一拖8年,曾经历了“不立案”的波折。

2000年底,杨福生调任庆安县检察院检察长。李树峰又来告状。在此情况下,2001年2月和7月,检方又进行了两次调查。

上述办案人称,从2001年开始,调查开始“变质”,警

察的口供变成,李福祥当时是“坐着接受审讯”。

不过,让李树峰没想到的是,2004年2月17日,庆安县检察院向其发出了“不立案通知书”。

2005年底,李树峰找到黑龙江一家媒体,请记者写了一份内参反映案件情况。内参出来并被呈送黑龙江省主要领导,批示迅速做出,要求查清此案。

上述办案人称,接到领导批示后,当月庆安县检察院查了一下,没有结果。4月10日,又查了一下,还是没结果。

此时,该案已被查6次。

“立案”后又搁置近两年

一个月后,李树峰又等到了“立案侦查”的决定。

2006年5月12日,庆安县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撤销2004年2月17日作出的不立案决定,并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崔海龙、范志国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

7月,庆安县检察院第7次复查此案,依旧没有结果。“上面没问了,下面也没有汇报”,上述办案人称。

记者了解的事实是,检察院立案后近2年时间,没有对案件进行侦查,也没有对两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

新任检察长侦结此案

今年3月,转机出现。

李树峰听说县里换了检察长,他立即找到了检察院,跪在这位新来的检察长赵德贵面前。

上述办案人介绍,赵德贵利用三天时间,查阅了检察院原始侦查卷宗,并听取了原办案人的案情介绍。并委托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重新对李福祥尸体进行法医病理学鉴定,法医鉴定书结论为:李福祥无原发性疾病,如委托单位提供案情属实,并排除外药,毒物中毒,不排除因限制性体质造成呼吸、循环功能障碍而致死。

5月5日,庆安县检察院正式对崔海龙、范志国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5月7日,对朱松岩以涉嫌滥用职权罪立案,6月

27日,对朱春东以涉嫌刑讯逼供罪立案侦查,并先后将四人批准逮捕。吕洪军被另案处理。

7次调查均无结果的案件,赵德贵一个月就侦查完结。

4名涉案警察当庭翻供

11月24日,庆安县法院,4名涉案警察被戴上黑色头套押入法庭。

在25日的庭审中,4被告当庭翻供,否认刑讯逼供,4被告的辩护人均做了无罪辩护,并指控检方在侦查时刑讯逼供。

朱松岩的辩护人称,朱松岩没有对李福祥实施殴打谩骂行为,“用擀面杖打了李福祥”的笔录,是在办案人刑讯逼供后产生的。

辩护人还辩称,侦查过程中存在引供诱供行为,办案人先说,被告人照着说,然后记录下来讯问材料。

法院在连续开庭24小时未能审结之下,宣布休庭。

朱松岩案发后已升职

在四名涉案警察中,朱松岩的职务最高,42岁的朱松岩,被捕前已是庆安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案发时,他是刑警大队一中队中队长。

朱松岩的一位亲戚称,朱松岩在被抓前实际已升任刑警大队大队长,“任命已经下来,只是还没来得及正式宣布”。在这位亲戚看来,朱松岩之所以突然被查,是因为该县公安局内部有人想趁机“整倒”他。

朱松岩还有一个“对头”,被认为是隋伟忠——庆安县检察院检察官。朱松岩的亲属称,隋伟忠曾因嫖娼被朱松岩的手下发现,隋因此报复坚持查他的案子。

朱松岩的辩护律师也指出,侦查一开始,朱松岩就提出要求隋伟忠回避,隋一直未回避。对此,隋伟忠称,“嫖娼”一说没有根据,他只是奉命“秉公办案”,而且按照法律规定,并不构成回避必须。

警察和家属曾想“私了”

了解内情的检方人士介

绍,2002年2月,在李树峰持续上访的压力下,该县检察院领导找到县公安局,“赶快赔钱,要不然我们压不下去了”。

李树峰说,当年2月,朱松岩通过他的一位在庆安县法院当领导的远房亲戚作为中间人,找到他,希望“私了”。

李树峰记得,2月5日,时任庆安县公安局副局长的张广富(2008年2月退居二线)和朱松岩一起到同乐乡派出所,找到他,双方签订协议:一次性付清2万元“生活费”给李福祥的母亲,李树峰同意从此不再找任何部门上访告状。“见证人”一栏是张广富的签字。

李树峰说,有了这笔钱后,他继续上告。

这件掺和了庆安县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人士的“私了”协议,最终未能私了这起命案,结果成为证据之一,出现在了11月24日的法庭上。

公安检察院间的纠结

一个值得注意的情节是,朱松岩在被检察机关羁押的6个多月里,先后7次轮换羁押场所,并被化名,又让背景显得复杂。

在朱松岩的亲属看来,这是侦查人员的故意行为,因为每换一次看守所,新来的被羁押人员就要挨一次打。

负责督办此案的检方人士给出另外一种说法,朱松岩朋友很多,他们每把朱松岩转移到一个新羁押地点,“最快不到一周就发现跑风漏气”,对侦查工作不利,才不得不频繁更换羁押地点。

而朱松岩的辩护律师指出,侦查机关这是在浪费国家的诉讼资源,并指控检方侵犯被告辩护权。

不过,最大的成本则是司法公信力的损伤。

李树峰称,8年的上访中,他对当地的司法系统能否还他一个公道几度绝望。

此前,庆安县检察院在当地的声誉一度不佳。

该院先后刑拘了庆安县公安局2名警察,然后以办理取

保候审为条件,勒索该县公安局缴纳“赞助款”,然后把赞助款用来支付餐费、手机费、职工福利等。

2000年4月28日,法院一审判决庆安县检察院原检察长李云涛犯有贪污罪和单位受贿罪,判刑2年;庆安县检察院犯单位受贿罪,被判处罚金10000元。

检察院被判犯单位受贿罪,当时被称为是全国首例。

而庆安县检察院现任检察长赵德贵被棒轰后,曾有传言对其质疑。

一位自称了解内幕的女士称,“赵德贵在绥棱县当检察长已经抓了4个警察,听说他在庆安再抓4个就完成任务,可以升迁了,所以一心要查处朱松岩”。

对此,庆安县检察院一位接近赵德贵的同事予以否认。

他称,赵德贵已经53岁,最多还能干满这一届,已经没有任何提拔机会了,“他就是想为人民办点事”。